

查理的 生与死

「美」——本·舍伍德——著

焦晓菊——译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Ben
Sherwood

文景

Horizon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查理的 生与死

「美」——本·舍伍德——著

焦晓菊——译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Ben Sherwoo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理的生死 / (美) 舍伍德 (Sherwood, B.) 著;
焦晓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ISBN 978-7-208-12602-2

I. ①查… II. ①舍… ②焦…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736 号

责任编辑 刘丹亭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查理的生死

[美] 本·舍伍德 著 焦晓菊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69,000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602-2/I·1312
定 价 32.00元

献给卡伦

并以此纪念理查德·舍伍德

一如既往

我们并非拥有精神体验的人类；
而是拥有人类体验的精神动物。

——德日进

活人与死者都有各自的领地，而爱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只有爱能幸存下去，也只有爱才有意义。

——桑顿·怀尔德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by Ben Sherwood

Copyright © 2004 by Ben Sherwoo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 | |
|----------|-----|
| 前言 | 1 |
| I 与月亮赛跑 | 5 |
| II 打捞梦想 | 27 |
| III 两界之间 | 143 |
| IV 真正的风 | 203 |
| 后记 | 242 |
| 来源说明 | 245 |
| 致谢 | 248 |

前 言

我相信奇迹。

不单是纯粹的创造奇迹，比如我初生的儿子在家中我妻子怀里吃奶；也不单是大自然的恢弘景象，比如天空中的一轮红日。我说的是真正的奇迹，比如将水变成酒，或者让死者复生。

我叫弗洛里奥·费伦特。我的父亲是一位消防员，他用我们这一行的保护神圣弗洛里奥的名字给我命名。就像我老爸一样，我终生都在马萨诸塞州里维尔市弗雷曼大街的第五消防分队工作。作为上帝卑微的仆人，我到主派遣我去的地方，救下他想拯救的生命。你可以说我将是一名身负使命的人，而我也为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有时我们到达火灾现场太晚，根本无能为力。我们把水喷在屋顶上，但房子仍然被烧毁了。有时我们能完成任务，保护人们的生命和整个社区，甚至救出很多宠物。那些猫猫狗狗当然会狠狠地咬我，但我很高兴将它们每一个都从消防梯上送下去。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我们都是背负装备、冲进燃烧的建筑物的样子。确实如此。这是一个严肃的行业。但在比较平静的时候，我们也拥有自己的欢乐。我们会用消防水带中喷出的高压水柱，将一个伙伴顶得

飞到空中，我们还会把生锈的旧消防栓立在后院的天竺葵旁，害得老婆抓狂。我们拥有的消防车比自己孩子的玩具消防车还多，还会为哪种颜色最适合消防车而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正式声明一下，相较于那种丑陋的霓虹黄色，我更喜欢老式的红颜色。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讲述各种故事放松片刻。而那些故事能让我们关掉电视机，背靠安乐椅，仔细聆听。

下面讲的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它 13 年前发生在爱德华兹将军吊桥上，距离这个被我称为家的红砖消防站不远，而且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冲到那里去执行任务：从废墟中找人，或者把那些在人行横道上被车撞倒的人救起来。

我第一次去那座吊桥，是在 1978 年的那场暴风雪中，当时，有一位老人驾驶庞迪克轿车经过那里，由于没有看到吊桥即将升起的警示灯，他闯过栅栏，从桥上飞了出去，跟车子一道沉入水中 29 分钟。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因为当潜水员切割开冰下的车体将他救出来时，他的天美时手表刚好停了这么久。他被冻得浑身发青，脉搏都没有了。我去给他做人工呼吸。过了一会儿，他的皮肤渐渐变成粉红色，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我大约 24 岁，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事情。

《里维尔独立报》把这称为“奇迹”。我更愿意把这视为上帝的意志。干我们这一行的，总是试图忘掉自己执行的大部分任务，尤其是有人丧生的那些悲伤经历。如果你运气好，它们会在你脑子里融入一团巨大的模糊印象。但也有一些让你终生难忘，永远无法将它们挤出脑海。算上掉进冰窟的那位老人，到那时为止，我已经遇到过三次这样难忘的情形。

当我还是个新手时，斯奎尔路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三级火灾，我从火

场抱出一个失去知觉的5岁女孩。她的名字叫尤金尼娅·路易丝·库欣，刚被救出来时，她身上盖着一层灰，瞳孔像针尖那么大，她没有呼吸，也测不到血压，但我继续努力，设法让她苏醒。甚至当法医当场宣告她死亡，并开始填写死亡证明书后，我也仍在继续。然后，突然之间，小尤金尼娅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咳嗽着，揉揉眼睛，跟我们要一杯牛奶喝。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奇迹。

我捡起尤金尼娅那张皱皱巴巴的死亡证明书，把它放进钱包里。现在它已经破破烂烂，但我仍然留着它，用它提醒自己：在这世上，一切皆有可能。

这让我想起查理·圣克劳德的事。正如我前面所言，事情要从横跨索格斯河的那座吊桥上发生的一场灾难开始，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它涉及奉献以及剪不断的兄弟情谊，涉及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精神伴侣，涉及中断的生命和失去的爱。有人或许会称之为悲剧，我也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总是设法在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寻找美好，那恰好也是这两个男孩的故事令我难以忘怀的原因所在。

你或许会认为这故事里有些东西显得牵强，甚至不可思议。相信我，我知道我们全都执着于生命及其确定性。在这个玩世不恭的时代，要抛弃那些让我们赖以度日的冷酷与尖锐并不容易。但小试一下又何妨。睁开你的眼睛，我能看见的东西，你也能看见。当一个与你亲近的人那么快便与世长辞——这种事总是发生得太快——的时候，如果你曾经对这一切感到迷惑不解，那么你或许会从这里找到其他真理，这种真理或许会割断你生活中的悲伤之索，将你从内疚中释放出来，甚至让你走出远避人世的地方，重新融入这个世界。然后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这个故事的大部分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马波海德。那是一个温馨的小村庄，地处一块伸入大西洋的楔形岩石上。现在差不多已是黄昏。我站在古老的村镇公墓里，它位于一个山坡上，有两棵俯瞰港口的垂柳和一座小小的陵墓。帆船拉扯着系泊索具，成群结队的海鸥在空中飞翔，一些小男孩从码头上抛出自己的钓线。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人，打全垒、泡妞。生命将继续，无穷无尽，不可抑制。

在这附近，我看见一个头脑糊涂的老人，他正将一束蜀葵放到他妻子的坟墓上；还有一个历史爱好者，正在一块风化的石头上制作拓印。一排排墓碑整整齐齐，向下延伸到一个小海湾。当我还是个学童时，我就知道，从前，美国的第一批爱国者就曾经趴在这个小山顶上，侦测下面的英国舰队。

就让我们从13年前的1991年9月开始追溯这个故事。在消防队的娱乐室里，我们正在狼吞虎咽地享用一碗碗意式冰激凌——这是我老婆的拿手美食——争论克拉伦斯·托马斯的事情，为职业棒球队红袜队而尖叫喝彩，它正在与蓝鸟队角逐。接着，我们突然听到警铃大作，于是冲向消防服，开始脱衣服。

现在翻过这一页，搭上我们的消防车，让我给你讲述查理·圣克劳德的生与死。

I

与月亮赛跑

在埃塞克斯县，查理·圣克劳德肯定不是最优秀或最聪明的男孩，但他肯定是最有前途的。他是三年级的副级长、马波海德巫师队的游击手、辩论社的副社长。他的一边脸颊上有个调皮的酒窝，一头沙褐色的头发下，隐藏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年仅15岁的他，已经是个小帅哥了。他在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甚至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一岁的女友。是的，查理·圣克劳德是上帝的宠儿，他的思维和动作都很敏捷，注定会前途远大，甚至有可能获得达特茅斯、普林斯顿或某个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奖学金。

他的母亲路易丝为他的每一个成就欢呼。事实上，查理既是导致她人生失意的原因，也是疗治那种失望的药剂。那些麻烦从路易丝怀上他就开始了，这次意外的怀孕将她爱的男人——一位心灵手巧的木匠——推出了家门。接下来是查理降生的坎坷之旅，他被卡在母亲体内某处，需要实施血淋淋的手术才能出生。不久，另一位消失的父亲带给路易丝第二个儿子，在一场没完没了的拼搏中，那些岁月渐渐模糊成一团。然而，尽管路易丝遭遇了种种不幸，查理却用自己闪亮的眼睛和乐观精神，消除了母亲的痛苦。她逐渐把他当做自己的天使和希望使者，对他

产生依赖性，他是不可能犯错的。

查理长得很快，他努力学习，照顾妈妈，比世间任何人都更爱护自己年幼的弟弟。弟弟名叫山姆，他的父亲——一个保释金代理人——也离开了路易丝，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给他儿子留下一头棕色卷发，给路易丝留下一张被打得青肿的脸。查理相信，只有自己能够真正保护弟弟，他知道，有一天，他们哥俩会成就一番事业。兄弟俩的年龄相差三岁，他们的棒球队队服颜色和投球的手都相反，但他们却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抓鱼、爬树，喜欢一只名叫奥斯卡的猎犬，喜欢红袜队。

后来有一天，查理作出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一个让警察无法解释的错误，而少年法庭也想方设法要把它忽略过去。

准确地说，在1991年9月20日的那个星期五，查理毁掉了一切。

妈妈在华盛顿大街的彭尼市场上夜班。两个男孩放学回家，满脑子的恶作剧。他们要到周日晚上才有家庭作业。他们已经暗中窥探过同一个街区的弗林双胞胎兄弟，他们跳过一道篱笆，潜入那位声称自己发明了火箭筒的捷克难民的地产。夕阳西下时，他们正在自己位于克劳特曼小巷的家中后院里，在那棵松树下练习传接球——山姆7岁生日那天，查理送给他一双罗林斯牌棒球手套作礼物，这是山姆拥有的第一双棒球手套。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会练习。但现在已经天黑，他们没有什么冒险游戏可玩了。

山姆原本会砰的一声坐下来，看MTV上克里斯·伊萨克的《邪恶游戏》，但查理要给他一个惊喜，他想行动起来，而且刚刚想出一个计划。

“到德弗罗海滩上去夜钓怎么样？”他问山姆，他给弟弟设了个陷阱。

“没劲，”山姆说，“老把戏了。不如去看电影？沃里克正在放《终结者2》，尼克·伯里奇会让我们从后面偷偷溜进去的。”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这可是R级片。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棒的？”

查理从牛仔衣兜里掏出两张票，是红袜队的票。他们将与扬基队比赛。那支波士顿球队好运连连，而绰号“布朗克斯轰炸机”的扬基队不幸处于下风，已经输掉自己13场比赛中的11场。

“不可能！你从哪里弄到的票？”山姆问。

“我自有办法。”

“我们怎么去那里呢？飞过去？”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蓬太太正在度假，我们可以借她的小旅行车用用。”

“借？你连驾照都没有！”

“你就说自己想不想去吧？”

“妈妈怎么办？”

“别担心，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我们不能离开奥斯卡。如果把它独自留在家里，它会变得非常兴奋，把屋子弄得一团糟的。”

“它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果然，没过多久，查理、山姆和他们的猎犬就坐上了蓬太太那辆福特牌乡绅车，前往波士顿，只是车里没有蓬太太。在警察的报告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两个没有驾照的未成年人、一条狗和一辆内部装饰为红色的白色被盗车辆。不过，当蓬太太从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回来后，她撤销了汽车盗窃起诉。他们都是好孩子，她说，他们只是借车去用用。

他们犯了可怕的错误，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

他们驾驶了 30 分钟，在有斯万普斯科特和林恩地区警察巡逻的 1A 号公路上，查理尤其小心。两个孩子听着 WRKO 电台播放的赛前节目，谈论他们上次去棒球场看比赛的经历，数数自己的钱，算出这笔钱足够他们每人买两个芬威·弗兰克斯热狗、一罐可口可乐和一些花生米。

“今年是我们的幸运年，”山姆说，“红袜队会赢得世界大赛的。”

“他们只要打破‘贝比·鲁斯魔咒’就行。”查理说。这是每一个热血沸腾的波士顿球迷都深信不疑的迷信说法，据说，当初把贝比·鲁斯出售给扬基队的行为给红袜队施了魔咒。

“你不会也相信那些说法吧？”

“你想想嘛，自从 1918 年以来，红袜队就没在世界大赛* 中赢得过冠军，而扬基队却有 22 次夺冠。你算算就知道了。”

“算了吧，在 1986 年，让比尔·巴克纳击球失误的可不是贝比。”那一年，比克纳让一个很容易对付的滚地球从自己两腿之间穿了过去，这样低级的失误在世界大赛中还是第一次发生，他让红袜队输掉了第六战并（很多人发誓说）失去了冠军，比克纳也因此饱受辱骂。

“你怎么知道呢？”

“他就是没有。”

“哼，我觉得就是他干的。”

“他没有。”

“他有。”

哥俩僵持不下。

* World series，指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译注，下同